



让生活美起来



马上评

## 转角有梦

□ 赵玥

汤木其实是他的艺名,本名姓汤,爱制作木吉他,朋友们喊英文名 Tom 喊多了,就有了这个中文名汤木。曾在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进修、拥有十年吉他教学经验的他,身体里一直住着一位摇滚少年。

为实现带着吉他去摇滚圣地北京朝圣的梦想,6年前,他带着自己的学生梅子,从上海出发,带着100块钱一路卖唱到北京,完成了这趟不寻常的旅程。

热爱音乐,热爱上海;喜欢烟火气,喜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汤木找寻街道上独有的声音,为普通人写歌,治愈一个心灵……他其实也是在用艺术的形式,记录着城市的变迁,同时也见证自己的成长。让我们期待他独一无二的音乐专辑的诞生。

上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,有梦想、有追求、有才华的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舞台。或许,是在星光熠熠的剧院,或许,是在永不拓宽的马路一角。

汤木(右)在故事门市部里听到许多故事



“你好,这里是故事门市部!”如果你走至愚园路1112号,好奇地朝这间9平方米的玻璃小屋里张望,编着一头“脏辫”的店主汤木会推开窗,热情地向你打招呼。

什么是故事门市部?每个人都会这么问他。简单说来,你送来一个自己的故事,汤木会送你一首即兴创作的歌。

你的故事究竟会变成民谣还是摇滚,那就要看他的灵感迸发了。要是聊得投机,他还能陪你喝一杯,运气好,他会下厨房为你做一份深夜馄饨,或是葱油拌面。故事门市部,限时开放至10月,只在晚间10点以后收故事。

愚园路的这家门市部,深夜十  
起倾听倾诉,谱以新曲——

## 你的故事我的歌

### 老底子的故事

去年夏天,在故事门市部还叫故事商店的时候,同样的位置,来了一位住在愚园路多年的老居民。他扶着自行车,向当时的一日店长汤木回忆起了当年住在这里的日子。

老人出生在原来的公安宿舍,也就是现在的愚园公馆。上世纪60年代有一

年春节前后,愚园路修路,车子没有办法走,慢慢地就有各种各样的小摊贩来这里摆摊。他那时在读小学五、六年级,经常来街上玩,真的热闹得很——拉洋片的、卖年画的、看手相的、打麻雀的、变魔术的……“以前还有人会牵一匹白马来卖马奶,马上系着铃铛,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就知道他们来了。”

就这样,汤木听了几百个故事,当

故事商店在秋天歇业后,汤木又回到愚园路路上的音乐工作室,成了淹没在人海里的上班族。好几次,他都听到路人谈论起故事商店:“哪能勿开啦?”汤木觉得,有些东西丢了挺可惜,于是故事商店有了续集。

怀旧情怀作祟,故事商店改名为故事门市部。汤木的爷爷一度误以为,他真的开了一间门市部,经常问他:门市部生意怎么样?忙不忙?

### 烟火气的新歌

57岁的弄堂阿姨,顶着包租婆式的鬚发,身着真丝睡裙,叼着烟卷在故事门市部窗外驻足。30年前,她从昌里路嫁到愚园路,还与丈夫一起在此开了小店做起了小买卖,“我现在的梦想就想潇潇

洒洒当个包租婆,人在任何时候还是要

有梦想。”看到这位活得洒脱不羁的阿姨,汤木把她的故事写成了摇滚:“街角处有位阿姨,有一把竹制的藤椅……整天笑嘻嘻,偶尔也会有点小脾气。”门市部开业以来,汤木已经数不清送出了多少歌,听

了他的吉他弹唱,有人喜笑颜开,也有人泪流满面。

每一次结束时的仪式感,是他把手写的歌词折进信封,封口处点几滴油漆,盖上故事门市部的戳。收到这枚信封的讲述人,或许就将心底的秘密永远留在这里,轻装上阵,鼓起勇气继续笑对人生的难。

### 有趣遇见

汤木八九岁的时候随家人从南汇搬到了北外滩的老弄堂居住。清晨,他推开窗就见邻居小姐姐端着“钢宗馒头”,去买豆浆油条。再向楼下张望,来来往往的自行车,行色匆匆的路人,朦朦胧胧的雾气,隐隐约约透着说不完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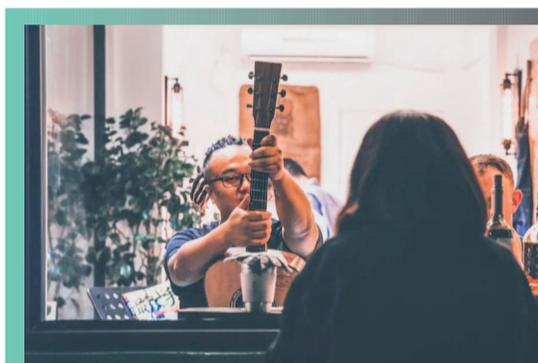
每每走过愚园路,他都都将所见所闻

进行记录,比如“今天有只猫伴我一起回家”,故事商店也成为他挖掘和沉淀的另一窗口。5月,他发布了为愚园路写的歌《此地是愚园路》。曲中穿插了许多愚园路弄堂里的经典声音,来自他跨时3年收录的2000多小时的素材。有一段几秒钟的音频,混杂着老式收音机声、小区狗吠声、自行车叮当声,整整花费了他十多个小时。寒冬天未亮,汤木冻得直流鼻

涕,只能录一段再去车里取暖,即便这样他依然觉得那些琐碎的声音极富意义。

曾经有人把汤木的故事门市部比作第8号当铺,他觉得太俗,“我不会魔法,我只想要有趣的灵魂”。在这里,只收故事,不收费。他计划着以唱片发行的标准做一张音乐专辑:“等到歇业的那一天,我想把最后一首歌送给我自己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扫一扫看视频

## 纵使跌倒 也不低头

《金家花园》女演员带着上海味道开启长三角巡演

10年前的所有就在眼前。”

剧中,另一个主角名叫“卢水娟”,是金家花园的工人,她的一辈子就是一个信念: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。和赵雨程一样,扮演“卢水娟”的温阳也是一位新上海人,二十多年了,她在上海的时间已经超过人生的一半。初来乍到,温阳还是一位湖南花鼓戏演员,那一天,她坐车从延安路高架上看下去,“好像和上海就有

着冥冥中的缘分。”温阳说,“到底什么是上海的感觉?可能说出来就不对了。”于是,她工作了9年后,毅然辞掉工作,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。

那个告诉“金小姐”生活要优雅的妈妈,由黄丽娅饰演。她差不多也只有那一场戏,但她告诉了金小姐,也告诉了观众,上海女人对生活的态度,而黄丽娅正是土生土长的上海

人。“我是沪剧演员出身。”黄丽娅说,“我自己都不觉得,也许很多是骨子里东西,演了很多戏,导演一看我就说我身上有上海的味道。”在戏外,传承给黄丽娅优雅的是她的妈妈,“要说上海女性有什么特质,用一个词总结,可能是‘精致’。就像我妈妈,70多岁了,有时我还叫她‘小姐’。她们经过了沧桑的岁月,保留着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。”

如今,黄丽娅的儿子都已经到了高考的年纪,她还可以连续5分钟平板支撑,“女性的每个阶段要活出每个阶段的样子。”就像金家花园里,金家妈妈种的玫瑰花一直在,年复一年骄傲地盛开着,这可能就是《金家花园》想讲的属于上海女性的故事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这个月底,原创海派话剧《金家花园》将要走出上海,在长三角11个城市开启巡演。巡演前,这段发生在老洋房里的悲欢离合重新排练。剧中的三位女主角,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新上海人,都已融于戏中。

80后的赵雨程扮演的女主角是剧中金家花园的小姐——金婉莹。金家小姐命运多舛,小时候生活得花团锦簇,从高处跌落后,她也要咬紧牙关扛过去。赵雨程说,“她的身上有一种傲骨,不服输,不向命运低头。”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,落魄日子里,“金小姐”哪怕用刷牙的搪瓷缸喝咖啡,也要把咖啡品出香味。赵雨程说,“我是一个对味道特别敏感的人,我也是一个新上海人,06年来上海戏剧学院念大学,我每次走进学校,闻到大学的味道,